

第一枝枪

[苏联]弗·别里雅叶夫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苏联〕弗·別里雅叶夫

第一枝枪

刘 芭 译



阿·列兹尼科夫绘图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兩個苏联故事。

第一支枪写苏联内战时期，有两个小孩子从一个喝醉了的白軍身上拿下了一支手枪，在白軍潰退的关头，利用手枪繳下了白軍一門大炮。

手套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媽媽被德寇炸死了，她的孩子，把她沒有編結完的一副手套編結好，送給在前綫卫国的战士。

這本書的作者和繪圖者都是苏联文学獎金获得者。

В. Беллев

ПЕРВОЕ ОРУЖИЕ

Молодь, Киев, 1955

第 一 支 枪

弗·別里雅科夫著

刘 芭譯

阿·別茲尼茲河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書号：譯0207 (高)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張 2 5/14 字數 38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价(3) 0.15 元

目 录

第一支枪.....	2
手套.....	53



第一支槍〔注〕

街道上响起了孩子的喊叫声。太阳暖和得很。我們住所前面那个院子里的白百合，好象雨后重新盛开似的，发出一股香味。

混濁的水流沿着險坡胡同很急地往低处流，水坑里的水翻騰着白色的泡沫。我跟奧西卡坐在圍牆上，看着孩子們在潮濕的街道上游戏，看他們攔住急速的水流。水流到堤堰那儿便折回去了，街道旁边形成了許多的小水潭。

〔注〕 这一个故事，写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事。

孩子們在這些棕色的“小湖”里走來走去，互相撥水，腳上沾滿了粘泥。

我們最好也在水裡跑跑。要不，上菜園里去怎麼樣呢？在那棵老梨樹下，大概有許多可口的“黃梨”被雨水打下來，掉在草地上啦。但是今天我們不能再頑皮了。我們倆給單獨留了下來。半夜裡我的父親出門了。當父親把什物放進提籃的時候，他對我們說：

“注意啊，孩子們！我不在家，你們可不許淘氣。你們已經是大人啦！”

我們已經是大人了。我們倆都是十二歲。不錯，我的堂兄弟奧西卡比我還要大半歲，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

突然，卡里諾夫森林那邊很厲害地隆隆一聲。怎麼回事？打雷嗎？

但是天空很晴朗，烏雲早就躲到古堡那邊去了，而且太陽照耀得那麼明亮，哪裡來的雷呢？這可能又是天堂門下面采石場裡在炸石頭吧？我們正在想着，馬利亞嬉嬉突然在院子裡喊起來：

“孩子們！趕快回家來，在開炮啦！”

真的，在開炮吶！

城外又響了一下，炮聲更近了。森林上空升起了榴霰彈的白色煙團。我們從圍牆上跳下來，立刻往屋裡跑！

從窗戶裡可以看到，街上沒有人影了。

各家的籬柵門都乒乒乓乓地关上。

許多鑰匙在地窖門上沉重的挂鎖里軋軋响。

象暴风雨快要到来一样，窗戶都乒乒乓乓地关上了。一扇、兩扇、三扇……

“彼契卡！彼契卡！快点回家来！”有一个女人在喊叫。大概，这是我的朋友彼契卡的母亲在叫儿子。

森林附近又响起了炮彈爆炸声，又响又厉害，我們关着的玻璃窗都嘎嘎嘎响。

鄰居們携着孩子的手，沿着搖搖摆摆的發霉梯子往下走到泥窖里去。他們將要悶坐到炮声靜下来为止。所有的人家都坐在潮湿的腌白菜桶上，等候这危險的时刻过去，他們將要为每一次新的炮击而战栗。

我們这个城市真不走运！它处在烏克蘭的一角，靠近波蘭和羅馬尼亞。就在低矮的小車站和一些黃色的木造倉庫后面，鐵路中断了。紅軍有时候把軍隊摆在战綫上，所以城里一支部队也沒有。在前方主要战綫上——齐托米尔和維宁察，紅軍非常需要人力。

彼特留拉(注)匪徒就利用这种机会，有时候占領了我們的城市，以便以后再逃到毕尔苏茨克去。

就象今天，他們想出其不意地襲击紅軍。可是半夜时候，城

(注) 彼特留拉 (1877—1926) 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德帝国主义的間諜。曾依靠外国干涉者的援助反对苏維埃政权，后为紅軍消灭。

里連一个紅軍战士也沒有，这算什么奇襲呢？

彼特留拉匪徒毫不吝惜炮彈，一次又一次用所有的炮火射击这座空城；炮火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

*

*

傍晚时候，我們沿着林蔭大道走去。

我們从林蔭大道上轉到小徑上，往下向陡峭的悬崖走去。奧西卡走在前面。他赤着脚，穿着亞麻布襯衫和方格子的瑪克司·林德式褲子。

突然，奧西卡好象刺痛了脚一样站住不动了。

在我們的面前，躺着一个彼特留拉匪徒，臉埋在茂盛的青草里。他腰旁皮帶上的手枪皮匣发出黃油油的顏色。那匪徒懶洋洋地伸开穿着亮晶晶馬靴的兩只脚在睡大觉。

就在不远的地方散着咬剩的白面包、透明的香腸外皮、報紙的碎片和蛋壳。皮帽子旁边放着一只有紅色招牌紙的空瓶。

現在一切都很清楚啦！

彼特留拉匪徒喝飽了羅馬尼亞制的酒精，不能回軍營去，在小路上睡着了。

“这个酒鬼！象野猪一样貪吃！”我向奧西卡低声說。

奧西卡点点头。他把一只指头放在嘴唇上。怎么啦？他偷偷地用脚尖走到那彼特留拉匪徒前面，弯下腰去，悄悄解开手枪皮匣上的紧扣。

我既为自己，又为奧西卡感到害怕。要是这个彼特留拉匪

徒突然醒过来，那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完蛋啦！

我想喊住奧西卡：“别动，把枪放回去，我们逃走吧！”把手枪丢在草地上还不迟。可以溜进灌木丛，往悬崖上跑。

“放回去！放回去！”我嘟囔说，因为害怕的关系，我的嘴唇直哆嗦。可是已经迟了！

我看到奧西卡的手指头直抖，从枪匣子里爬出来的那支长长的、青色的手枪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在他的手心里跳动。

太阳最后的光芒触到彼特留拉匪徒的凌乱头髮上，并且在酒瓶上复上一层金红色的光影，在阳光照得火红的草地上，那酒瓶好象看不出来似地。

奧西卡把手枪揣在胸怀里。向四面观望了一下，挥了挥手。好了，谁也脱不掉责任啦！于是我们仓惶地沿着小路往下奔跑。

有芒刺的山楂子树枝打痛了我的脸。青草老绊着脚。背后好象有彼特留拉匪徒追踪的脚步声。

我好象感到那匪徒在我背后伸过来一只又重又粘的手。他一会儿就要抓住我的领子啦！

“快啊！快啊！”

我们拚命往前跑，也不看看脚下，气吁吁地张大了热呼呼的嘴，狂吸着凉爽的夜晚空气。

我们心神不定地过了一个傍晚，一直在等着院子大门突然打开，彼特留拉匪帮的巡逻队来抓我们。我们坐也坐不住，时常从厨房里溜到卧室去，摸摸洋海棠的叶子，听听街上路过的脚步



声。

隔壁人家的籬棚門打开了，我們以为是把我們的門打开了，于是哆嗦起来，等着敲房門。

馬利亞嬉嬉懷疑地看看我們，問我們是不是又用彈弓打碎了人家的窗子啦。

她沒得到回答，便上鄰居家去了。

这时候我关上了百叶窗，厨房里馬上一片漆黑，奧西卡点起了无罩的小洋油灯。

洋油灯的火焰在小灶上照出一些高低不平的影子，在天花板的檐板上跳舞，照亮了架子上一只破罐头。

奧西卡扣上了門，怀着激动而驕傲的心情，从胸怀里取出了手枪，把它放在我的膝盖上。手枪很重，在我的膝盖上微微搖晃。我小心地抓起了刻花枪柄。我被他对我的信任所感动，同时又有些害怕。要是突然打响起来怎么办？去年我有过一支很漂亮的白色“基度山”牌枪，我用紅銅壳軟鉛头的子彈打过寒鴉。我把一顆子彈放到枪膛里，一压引发机，手枪就开出了，但是那不是真的，而且声音不大，象輕微的口哨声。

但是“基度山”牌枪是一种玩具手枪，它在苏孔克的資本家阿隆遜的商店里可以买到。这却是一支真的、沉甸甸的手枪。摸着烏黑的枪身和枪筒上的凹綫，就使人高兴，可是碰到引发机和枪机是怕人的。

“史塔赫有一匣子彈，”奧西卡笑着說，“我用自动跳的玩具

和金翅鳥去跟他換。以後我們就一塊去射擊！”

奧西卡把槍從我那兒拿回去。我立刻感到自己一下子輕鬆了。奧西卡迅速而幾乎不注意地拔出彈條，把輪筒推到右面，從里面有七顆發亮的銅彈落到手心里。

“你瞧！史塔赫的子彈跟這些子彈完全一樣，”奧西卡一面說，一面把子彈遞給我。我把它們放在兩只手里拋拋——這些子彈又長又重。

里面露出了圓形的鍍鎳彈頭。

奧西卡揪着引發機的彈簧鉤。槍機一次接着一次噠噠响，一忽兒反冲，一忽兒挨近槍身。

奧西卡象玩彈弓般玩弄手槍。但是我並不顯出羨慕的神情，好象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地問道：

“你在哪里學會的？”

“爸爸也有一支這樣的槍！他把它藏在屋檐下。”

“難道奧克遜紀叔叔有左輪槍的嗎？我倒不知道！”

當我住在拿果梁納赫村的時候，我跟奧克遜紀叔叔很要好；我們一塊兒上李西山洞，一塊兒去捉魚，但是手槍他從來沒有給我看過。

奧西卡把手槍包在一塊破布里。我們熄了燈，走到院子里。

天已經黑了，星星在頭頂上閃耀。

老莊園旁的巷子里低沉地响着一個過路人的腳步聲。或許就是來找我們的吧？萬一籬柵門格格响起來怎麼辦呢？但是過路

人在門前走了過去，他的腳步聲慢慢消失在險坡胡同里了。

奧西卡把手槍藏在兔棚的梁下面。我把一些玻璃瓶遮在槍上。我們關上了兔棚，走進菜園到圍牆跟前。得跟史塔赫談談子彈的事情。

“史塔赫！史塔赫！”奧西卡在通向格齊鮑夫家園子的籬笆縫里小聲叫道。

沒等多久，史塔赫答應一聲，青草索索响了一陣，他跑到籬笆旁邊來了。

* * *

第二天一早，我們上天堂門去。這是城外一塊荒無人迹、岩石重疊的地方。河旁有兩座毛茸茸、綠油油的岩石，好像做成了一扇大門。它們在很久之前就叫做天堂門——天堂的大門。

在天堂門後面是一些花崗石的采石場。從河岸到岩石的深處是一片空虛的峽谷。

有時候這裡用炸藥炸石頭，巨大的粉紅色石塊飛開來，落在附近的地方，發出轟轟的响声。河由於爆炸而顫抖，靜靜的河水泛起了漣漪，人們也跑開了。

我們在河岸旁的石子路上走。尖銳的碎石刺痛了我們的腳。昨天在史塔赫那兒搞來的子彈在口袋裡隱隱碰撞着。

我們站在采石場的盡頭。在被炸開的岩石深處我把自己一頂破帽子挂在一塊突出的石頭上，代替靶子。

奧西卡準備射擊了。我勸他把槍綁在樹樁上，用繩子從遠

处拉引发机，要是手枪万一炸裂的话，弹片就不会打伤我们了。

我故意从家里拿来了一根结实的细绳。

我极力劝奥西卡照上面的方法做，并且自愿去找树桩，可是他不答应。

*

*

*

后来奥西卡生气了，象我父亲那样跺着脚叫道：

“你是胆小鬼，是吗？那么就滚开吧！”

我跑到一边，躲在岩石的裂缝里。尖石块刺在肚子上，但是我紧紧地贴着裂缝，我要用它象棉被一样把自己裹在里面。奥西卡举起了手枪。他的手直发抖，但是他还是瞄准着，瞄准好以后，突然转过脸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枪口往上一跳。

开枪啦！对岸发出低沉的回声。

蓝色的烟团在奥西卡头上浮游。

我们站在那里，僵住了。我站在岩石的裂缝中，奥西卡站在采石场中央，脸色苍白，手枪垂下。由于他站在悬垂的山凹下面，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同乡——光荣的起义者乌·卡尔玛留克〔注〕。

一片片撕碎的乌云在上空浮游，喜鹊在森林的某处歌唱，河水懒洋洋地往下流着——四周的一切好象很安静。城里大街上酩酊大醉的彼特留拉匪徒们白昼用大口径的“史米斯·维索诺夫”朝天放枪，在前任省长的花园里正举行实弹射击，这时候有

〔注〕 乌·卡尔玛留克 (1787—1835) 是十九世纪20—30年代起义 反对地主的乌克兰农民的领导者，1835年被贵族地主所杀。

誰會注意到采石場里偶然的槍聲呢？為了不要出城去射擊，保護彼特留拉司令部的德拉貢大隊長領導的布拉夫中隊整天就在省長的花園里練習打靶。機槍射擊的聲音把天空都震動了，過路人都嚇得在離開省長的莊園好幾條街的地方繞過去。

奧西卡考慮了一會兒，听听沒有人來，又射擊了一次。

石頭里揚起了塵土，子彈在我們頭上嘯的一聲。

是子彈回跳呀！

我們覺得是會這樣的。

真快樂呀。

妙極了！

奧西卡一再地射了又射。我也很想試試。

奧西卡開了七槍，正在上子彈的時候，我悄悄地在他的胳膊上推了一下，請他讓我也放一槍。我們子彈有的是——昨天在史塔赫那兒弄來了一大匣子彈。

奧西卡一點也不吝嗇。他想也不想，就扳起槍機，把手槍遞給了我。沉重的手槍在我手裡了。我實在不想射擊，但是又要開一下。

我鼓起勇氣，馬上把槍口對準那邊的帽子，轉過頭去，我按了一下引發機。槍聲把耳朵幾乎震聾了。手槍好像要從手裡掙脫似地往上猛跳了一下。

我發了一槍，當然沒有打中；當我把槍交給奧西卡時，我為自己的第一次開槍而感到驕傲，我要一次連一次地射擊，因為這

玩意儿没有什么可怕。

*

*

*

現在我們每天早晨从家里上天堂門去。反正在家也沒有事做——学校里不上課，我們的假一直要放到秋天。我們于是射击着破帽子。

奧西卡在射击上很走运。他能从二十步远的地方射中我的帽子，子彈从帽子里拉走一块块的呢子和一团团棉花。

我便拿这些彈痕来吹噓。常常，当我们回家时，我裝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把帽子給熟識的孩子們看，匆促地給他們捏造一些有关彼特留拉匪徒們追逐我和几乎把我打死的故事。

“在这里中了兩顆子彈！”我眼睛眨也不眨地吹着牛，并且把帽子上的破洞指給他們看。

孩子們惊奇地傾听着我的話。他們注意傾听的神情鼓舞了我。我从口袋里掏出鍍鎳的子彈头（这是我自己昨天从瞎火的子彈上拔下来的）。

“你們瞧，”我对孩子們說，“这颗子彈打中我的帽子后，飞不动了，于是掉在我的領子上，灼了一下我的身体。”

大家都不相信。他們搖起头来。

于是我就解开襯衫領子，把去年抓伤的紅癍痕給他們看。

現在我可成了英雄啦！我的声名傳遍了整个下河街。鉛皮彈匣慢慢地空了，只剩下很少的子彈，一共也沒有几次好玩了。我們打算再跟史塔赫去換些子彈。他那儿多半还留一些子彈的。

中午时候，格齐鮑夫家的籬笆旁有猪叫声。

“又在杀猪啦！”馬利亞嬌嬌悲痛地說。

史塔赫的父亲——格齐鮑夫老爷是一个制造臘腸的商人。

在他家白房子后面造了几个猪圈，里面养着專供屠宰用的約克夏純种猪。

格齐鮑夫老爷在自己的庄园里終年不戴帽子。他的火紅色頭髮經常剪成平头。

格齐鮑夫老爷身材高大而瘦削，胡髭也是修得短短的，象把鏟子，每个星期天都上天主堂去。他跟馬尔津盖維奇教士非常要好。

格齐鮑夫老爷看起所有的人来都象看自己的伙計一样。他的眼光是严厉而惡毒的。当他走出自己白房子的台阶时，用低啞的嗓音叫道：“史塔赫，到这儿来！”这声音使我和史塔赫都感到可怕。

有一次，格齐鮑夫老爷在小花园里，用一条很闊的有銅扣的漆皮帶抽过史塔赫。

我們穿过籬笆的空隙，看到格齐鮑夫老爷結实的背脊，他那多肉的臀部紧綑着藍色襯褲，他穿着特种柔皮制的靴子，双脚紧踏在青草里。

史塔赫的腦袋被夾在格齐鮑夫老爷兩腿之間。史塔赫的眼睛直往上翻，頭髮蓬乱，嘴里流着唾沫，他象念急口令般叫道：

“哦，爹爹，爹爹我不敢啦，饒了我，亲爹爹，哦，痛死啦，哦，